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春秋配 第十五回 重金蘭擅劫法場 明大義逃歸囹圄

且說耿知府見張言行兵勢甚勇，領軍回城思量道：賊勢甚覺難平，卻怎麼處。不如告稟巡院，細細酌量，再作道理。遂急急上轎往察院去，來到轅門，巡捕官通報，巡院傳見，請耿知府內書房相會，以便商議軍情。耿知府見了，打恭施禮，巡院謙讓一回，分賓主坐下。何巡按問道：「貴府勝敗如何？」耿知府稟道：「賊勢甚是凶勇，不能取勝。大人，原來那李花與他同謀，望大人早早處決，以免後患。」何巡聞聽驚訝道：「果然如此，事不宜遲，待我升堂，即速發落便了。」遂令傳點坐在暖閣，眾役排班，呼喝已畢，何巡按吩咐，叫劊子手伺候，快把李花提出，即時斬首。眾役答應，疾快出衙，向府監提人。街面上俱一齊談論道：「此番提李花出獄，多凶少吉，可憐他是讀書人，遭此重罪。」這張言行久在衙前，打探動靜，聞得此信，遂招集眾嘍囉在僻巷一個破廟宇中，四顧無人，才商議道：「不好了，我在衙前聽得牢中提人，想是要斬李花。你們在左右觀望，若見他有斬人光景，便隨我上前一齊搶奪。殺出城門，不可有誤。」眾賊人道：「我們曉得，不必長談，恐旁人聽見，又生禍端。」說完仍散在衙門左右，往來偷瞧，專等消息不提。卻說眾役到監中提出李花，即往察院來，上前通報，說：「李花提到。」李花跪在堂下，說：「爺爺冤枉呀！」何巡按道：「你冤枉什麼，既與反賊同謀，那柳道殺人，是你無疑了。」李花道：「大老爺，那集俠山叛逆賊寇，我與他雖是同郡，從未交遊，日下小人既誤犯重罪，披枷帶鎖，還指望青天開眼，得遇大赦，未必無出頭日子。至於柳道殺人，俺是讀書人，無此辣手。哪有一點影響，況敢與叛賊同謀，作這滅九族的事情。望爺爺法台前憐念儒生，格外詳審罷。」巡按道：「在我跟前，你不必巧言強口，枉自分解。既已殺人，又通山寇，罪不容誅。叫監斬官，即將李花綁起，插上標子，押赴殺場，速速開刀，勿得停留。」劊子手一齊動手，綁控完備，巡按用珠筆點了名字，兩人扶著，出了察院。正往前行，只見五六十個人，各執器械，隨著一個煙氈大帽，手掄雙刀的，將劊子手砍倒，解開李花縛繩，令個精壯小軍，背將起來，領定眾寇，殺到城門。幸喜防禦人不多，那些門軍見勢頭來的兇惡，不敢十分爭鬥。這張言行大喊一聲，說：「你們各自迴避，倒是造化，省做刀下之鬼。」一面說一面將護門軍斬倒數人，把鐵鎖劈開，門控扳起，開了城門，一擁出城，竟回大營而去。隨後城內武官，點起軍兵，齊來追趕。張言行領著眾人，早已走出他們營盤齊楚，不敢再追。哪料王海埋伏之兵一直殺來，官軍看得明白，不肯迎敵，暫且退回入城去了。王海也不追趕，竟自回營。

卻說李花，一經捆綁，早已魂飛天外，昏昏迷迷，架到街心，又不知人從何來，忽然解縛繩背負而逃。只覺虛飄飄昏沉沉，也不曉得身首在一處，不在一處。蕩蕩悠悠滿耳風生，一霎之間，攜到一個所在，才覺有人與他披上衣服，心神稍覺安穩，只是有話說不出來。停了一會，耳中猛聽有人喚他：「賢弟醒來。」又聽得說：「相公醒來。」又甦醒了半時，猛睜開眼，見張言行身披甲冑，面前站立，又見李翼也在旁邊，擦眼抹淚的哭，不知是何來歷，才開口問道：「張仁兄，這是什麼所在？」張言行道：「賢弟我為救你，領人馬下山到此，與耿知府交戰，那耿仲被我殺敗，我便假做百姓，混進城去。不料賢弟正綁法場出斬，是為兄劫了法場，救了賢弟出城。這便是愚兄的營盤了。」李花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但我犯罪，自有一身承當。如今仁兄舍著性命把我救出固好，但只是劫了法場，非同兒戲。城中官員豈肯甘休，卻怎麼了得。再者我在鄧州遭難，是何人傳信，怎麼得知的？」張言行道：「我在集俠山，何等自在。你家李翼來說，我方領人馬到此，受了多少勞碌，反惹你致怨。」李花聞聽，向著李翼道：「老奴才，我死自死，誰叫你来。你主人是朝廷俊秀，雖然犯法，想是前生冤業。如今做出這事，連累我的香名，反遭臭萬年了。可惱可惱。」張言行聞聽，含嗔道：「這才是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賢弟休生埋怨，不必如此。到明日，再重新商議罷。」李花道：「非是致怨仁兄，水火中救人，真是天高地厚之德，碎身難報。但人各有性情，不能相強。甘心就死，不肯為逆。倘朝廷不容，定來剿滅，仁兄設有疏失，豈不是小弟連累哥哥。於心何忍，實是不安，並非致怨。」張言行聞言，又轉喜色道：「愚兄豈不知此，但我兩人，相交甚厚，所以輕生重義，哪有別心。」遂吩咐王海，令小卒打綁提籮，營外巡視，恐有劫寨之兵。急速擺上筵席，與李賢弟壓驚。王海應聲辦理去了。張言行讓李生上坐，自己下陪。眾卒斟上酒來，隨後大盤肉食，並山中野味，甚是豐盛。勸李花飲酒，李花不好卻情，只得勉強應酬，說些得罪情由，感激話頭。天已二更時分，李花辭醉不飲。張言行也覺身體困乏，說：「賢弟也得將息將息，安歇一夜，明朝再講，愚兄告別罷。」李花道：「小弟困乏，也就去睡。」打發張言行安寢，自己心中有事，哪裡睡得著，悄悄起來，看桌上現有令箭，我且拿去逃出營盤，再作道理。又聽了一聽，聞得張言行鼾聲如雷，說：「張兄既已睡熟，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。咳，雖是朋友好意，不肯忘舊，但是非之地，難以久留。趁著月色明亮，正好走路。」急急忙忙，正往前行，巡更的遇見，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李花道：「我是查夜的。」更夫問道：「可有令箭？」李花道：「這不是令箭。」更夫道：「既有令箭，過去罷。」這李花逃出營來，無人查問，急往前去不提。

去說張言行醒來，不見李春發，遂問王道：「我李仁弟哪裡去了？」王道應道：「三更時候，更夫報道，有人拿著令箭，口稱查夜，出營去了。」張言行道：「想必逃走了，快備馬來，待我追趕。傳與三軍，各執火把，快忙前去，趕他回來。」又贊歎道：「我那仁弟，為人至誠忠厚。既做漏網之魚，怎麼又去吞鈞。須要追趕回來，再勸他回頭入伙方是。眾小卒急急前追，不得遲延。」

且不說他們簇簇擁擁，急急追趕。說李花出得營來，不顧高低，哪管深淺，行了多時。說：「你看夜沉露冷，戴月披星，又兼朔風陣陣侵骨，如今也顧不得了。只是張仁兄情意親切，叫人難忘。但我的心腸堅如鐵石，哪能移挪得動。」正思量著，見後面火光照耀，料想追趕來了，一時無處躲避，四下一望，見前面一片樹林，不知是何所在，急急前去躲藏。

不知李花可得了避身之處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